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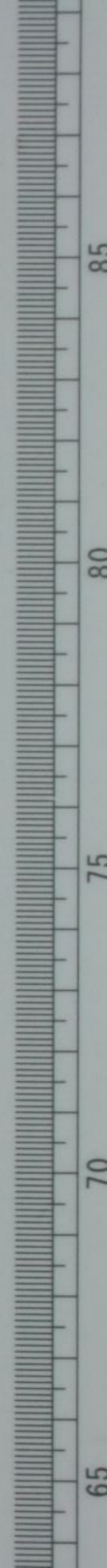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五編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9



文庫 11
A 1695
9

明 治 十 有 五 年 新 年 鑄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青天白日樓藏梓

忠義填
骨髓

近世偉人傳

有西川親王顯字

蒲生重章

明治庚辰

初夏

熾之題



千載仰
雄名

庚辰仲秋書
李青蓮句何

如璋



聚亭曰此
序當弁第
四編而列
成後見贈
因弁諸第
五編

近世偉人傳。初昧於來日。而
釋名傳者傳也。所以傳示後人
也。非孝子忠臣義士烈婦。不足
信於今而傳於後。即有其人而
無班馬之才。歐蘇之筆。為之闡
揚其心跡。詳敘其始末。亦祇傳

近世偉人傳 張川更序 三

於一時。而未能垂於百世。自來
忠孝節義代不乏人。而湮沒
不彰者。何可勝道。蓋有遇有
不遇也。予於丁丑冬。以張蹇奉
使之槎。到徐福求仙之地。得
與彼都人士時相往來。因論

古先哲民。每多感喟。有蒲生
重章者。以近世偉人傳第四編。
請序於予。祇見一斑。未窺全
豹。即觀其編中所紀。有彌
右者。可入孝友傳。住谷兄弟。
及長崎商人子二昆仲。可入蕭

又曰拙著
亦可入古
人書中何
等榮光

近世偉人傳 張川史序 日 蒲生氏棟

廣濟孝子傳。一誠一鷗源歲。以
及耕雲齋隆之進政之進等六
七人可入梁元帝忠臣傳。而其間
有竭智盡忠死於義而污於名
者。不無遺憾。即如雲濱。又以
瘦死。皆為可惜。是宜斟酌。前

事。譏正得失。如班彪之作後
傳焉。甚右武。右可入游俠傳。二
兵衛則游俠貨殖二傳可並入
也。關八可入徐整烈士傳。庸中
兄弟可入龍門刺客傳。櫻塢
邦光可入傳。奕高識傳。佛山

天山可入皇甫謐逸士傳。他如長順則嚴父伊子則肖子。宗益松園等皆醫士也。可入方士傳。而識見超邁。不僅以方士目之。若空齋杉山二人。盲於目。不盲於心。當附於邱明傳之。

又曰謝疊山曰古人立言與庸人異。衆人異衆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不可當余於張公紀事云々五句亦云

浚。又有閨閣名媛。首推阿仙。入於烈女傳。而無慙。宵子蘇筮。則清婉傳中人也。總名之曰偉人。誰曰不宜。觀其紀事。詳明措辭。雅馴。筆有餘妍。墨無旁滓。足令傳中諸人。並垂不

朽而一切忠魂毅魄亦將感
慰於泉下焉爰書此以弁其
首。

光緒六年庚辰九秋四明張

斯桂撰



光緒六年

九秋

四明

天雨粟
鬼夜哭



子澗先生自題傳
 人傳第五編待用
 以爲昔端田書
 以爲奔旨
 黃道憲



自題偉人傳

複韻格

園保黃君
 公度夫園
 係小山毅
 卿
 翠崑曰血
 淚潛々
 又曰忠厚
 之言惻々
 動人
 春山曰已
 寐二字作

天雨粟鬼夜哭蒲子修史坐蓬屋忠姦千載無遁情
 褒貶一々載簡牘回首往事何慘酷幾箇偉人死冤
 獄尊攘大義英雄志誰能靦然甘國辱古今通患刑
 名毒社鼠城狐弄威福衆庶何堪賦歛苛商鞅既斃
 弘羊續嗚乎褒善誅慝筆捋秃慨氣吐虹驚凡俗前
 代隆替是明鑑吾願有位留意讀吾
 皇睿聖明四目寧有一物遺空谷賈生著書須論時
 莫忌長沙梁上鵬天雨粟鬼夜哭一燈熒々照幽獨
 蒲子奮筆紙有聲四隣已寐天地肅

人定何如

變徵之聲。內含中和之氣。可謂秋肅而兼春溫者矣。

光緒七年八月廿八日。黃遵憲敬讀。

語如嚴霜烈日。讀去凜然。可以當偉人傳總叙千餘言矣。

明治十四年十月。辱交小山朝弘僭評。

孤忠幽憤。悲壯淋漓。真是賈長沙之流亞。辛巳秋鞠花月。四首詩。辱交田村。惇妄評。

近世偉人傳五編叙

幕府末造。昏亂極矣。群雄四起。凡一節之士。無貴無賤。致力國事者。項背相望。接踵而出。皆無非歲寒之松柏者矣。既而幕府遽敗。朝權新復。洵非偶然也。蒲生子閻。曩官於史局。退而家居。著近世偉人傳。凡一節之士。無故無新。徧探而載之。所謂發潛德之幽光者。熙披而着之。數十年間。所把臂拍肩而相交者。其人雖已亡。然其丰彩歷々。精神奕々。躍出紙上。如再相見。意到筆隨。猶麻姑搔痒矣。稱之新史記可也。稱之明治活歷史又可。一讀之下。不勝懷舊撫今之感。

聚亭曰新史記活歷史六字勝千萬言序

近世偉人傳 五編是言 蒲生氏村

竟何近日亦窮愁下筆

若何有休傳得非常

偉人事替他容易作千

秋 三洲長卷拜題

非

非

柳石齋文集

園點係湖
山翁

湖山曰余
往年寓組
橋東邊故
於此數句
殊覺有味

春山曰起
作吐何如

玲瓏齋即興

棲遲可以老園圃百餘弓花竹夾徑秀幽香鼻觀通
畦荒紫茄裂石古碧苔封小童拾紅粟老僕種綠菘
籬外晚潮漲岸々繫短篷時上小臺望組橋架其東
行人日絡繹世事何怱々喧寂隔水異吾園野意濃
秋禽鳴老樹時下啄艸蟲景物幽可画不似住城中
小齋在其北東南設軒襲淨几讀周易六竅自玲瓏
有時磨古墨揮筆起長虹偉人傳忠孝慷慨諷群蒙
稿成時呼酒開戶坐清風秋天雨方霽銀蟾徐上松
桂花亦恰發清香撲酒鍾蒲子正得意快醉滿顏紅

近世偉人傳

五編頁序

十一

蒲生氏

起首并有
時一解結
一解春山
兄亦加圈
與湖山翁
暗合

七傳人傳

五然其言

十一

蒲生氏

憐彼奔競輩。至死心夢々。寧知千古事。見與蟬蛸同。
東坡兄弟。皆深喜陶詩。故其唱和詩。多有陶之風。
調。而加以文章餘力。縱橫俊邁之筆。與一味慕陶。
間澹自喜者。迥異其撰。子闇此編。似蘓家唱和之
作。而尤於頴濱為近焉。辛巳桂月。閱於黃雨

書堂

湖山老人長愿僭批

百畝之園。數室之居。栽花移竹。著述自娛。人誰不
羨其恬福者。然子闇所以處此樂。則以其有大憂
也。余則不羨占其恬福。而欽其抱大憂矣。
辛巳故仲秋。辱交小山朝弘安評。

朗序曰一
句有回天
之力

慶斯文學會序

錄以代自序

余嘗竊謂大政維新之功。斯文舉之也。所謂斯文。即
我固有之道。而列聖之所遵守者。蓋蒲生君平。及高
山彥九之徒。唱之於寬政文化間。賴山陽梁川星巖
之徒。和之於天保弘化間。處士及諸藩義徒。繼之於
安政慶應間。而明治中興之偉業集矣。嗚乎。斯文也。
亘乎萬古。而不泯滅。在天。則日月星辰。皆斯文也。在
地。則草木山川。皆斯文也。在人。則禮樂制度。皆斯文
也。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
之信。無適而非斯文也。苟斯文而泯滅。則無天也。無

又曰文氣
昌大

近世學人傳

自序

卷

蒲生氏

即戶曰它山之攻錯非災厄又曰偉人傳之著焉不可已

地也無人也。然則斯文其焉可不興起哉。獨恠中興之偉業既集矣。而人或忘其本。但唱西洋開化之說。孳々於功利技藝。而擯斯文。以為迂濶。六經仁義之說。東之高閣。甚則至於欲併漢字廢之。此豈非斯文之一大災厄耶。於是乎重章不敏。不自揆。修私史。始自君平。以迨中興諸子。凡孳々於斯文者。皆採而傳之。以布世區々之心。竊在乎維持斯文焉耳。今茲庚辰春。岡本監輔來曰。將創立一社。糾合同志。以大興起斯文。子素憂斯文之衰者。盍俱盡力焉。余欣然諾之。重野川田諸君亦皆為盡力。四方翕然應之。至一

又曰撲茂可愛

千六百餘人之多。乃卜六月初六。行開會式於錦街華族會館。於戲何其盛也。斯文之興起可期。日而竦也已。抑斯文既為我邦固有之道。而列聖之所遵守。中興偉業。所須以舉者。則聖天子賢宰相。寧可蔑視之哉。余既慶此盛舉。為之序。繫以詩曰。偉歟斯文乎。元々由以淳。倫理由以正。國勢由以振。中興由以集。四序由以均。綱紀由以肅。人心由以伸。斯文未墜地。彬々在乎人。誰其興之者。維同盟諸君。展力而就列。才俊何競々。經術及文章。孳々在陶鈞。維我固有道。孰謂自外臻。冀聖主賢相。助以興斯文。

維我固有道。孰謂自外臻。冀聖主賢相。助以興斯文。

宿志也。而如其義例。一仍初編云。

一或謂余曰。子之師著近世偉人傳。躰倣腐史。叙事亦學之。頗為可觀。宜更作本紀世家。以大成焉。子盍試請之。余曰。師是著寓感慨以諷世耳。若夫本紀世家之作。則有修史館在焉。或又曰。諸傳或書某藩人。或書舊某藩人。似無定例。盍一之。余曰。此其執筆在廢藩前後。而異也。或者唯々而退。公其明治十四年辛巳八月望。於有為南塾。青楓白露絕涼處。受業北越平松岩謹識。

近世偉人傳五編目錄

上卷

藤田東湖傳

據其所著回天詩史文集安井息軒祭文并口碑

大久保利通傳

目擊又據明治史要并口碑

松本奎堂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伴林六郎傳

據其所著南山踏雲錄履歷書并口碑

堀織部正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孝子長五郎傳

據川崎平助語并密房壽佐美

山屋右衛門傳

據密乃壽佐美并口碑

下卷

中村栗園傳

據其自傳及其令息手記履歷書并口碑

近世偉人傳

目錄

下

三

高橋石齋傳

據履歷書并門人松尾某話

長谷川鐵之進傳

據履歷書并碑。附僕善助

加藤德成建部自強傳

據福岡縣殉難錄并口碑

木澤天童傳

據其息手記履歷書

北村篤所傳

據和文傳

月形弘傳

據福岡縣殉難錄并口碑

谷水石傳

據履歷書并池田忠一話

加川子玄子傳

據履歷書并附子啓

永島安龍傳

目擊又據履歷書

高橋淑道傳

據其友人靜岡池田忠一筆記

雲井龍雄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惠田南傳

據和文傳

良寬傳

據越人某實錄并口碑

右通計二十四人



近世偉人傳五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藤田東湖傳

藤田東湖者。水戶藩士也。名彪。字斌卿。稱虎之助。後更誠之進。東湖其號。其先蓋出自參議小野篁。父一正始仕水戶文公。終於彰考館總裁。母丹氏。東湖幼而奇穎。年十四從父如江戶。始見龜田鵬齋。太田錦城諸子。而不甚喜讀書。唯專力於武技。學劍術於岡田十松。年比弱冠。慨然自奮。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大丈夫奈何不學。遂刻苦讀書。詩賦文章。

朗廬曰文
武二字一
篇眼目

近世偉人傳

五編卷上

蒲生氏村

一揮而成。而辭理明暢。他人雖精思不能及也。既而喪父。襲其秩二百石。補進物番。私持心喪者三年。年二十四。同大竹親從稱與五女衛攝彰考館總裁職。時親從齡既垂七十。東湖乃以已年少。一旦立於先輩諸子之上。統紀館務。心不自安。乃裁一書寄青山子世。陳奉身自退之意。且論館中五弊。曰六月二十九日。彰考館編修藤田彪再拜致書雲龍青山總裁座右。彪聞大丈夫之在世也。有進而行其道者。有退而樂其道者。坐廟堂進退百官。施一事也。社稷享其福。出一言也。生靈賴其利。功業立於當時。名聲播於後世。

朗廬曰非
知廉耻者
不知出處
語默之義
世之冒昧
勢利者何
足以語之
乎

此進而行其道者也。優遊田園。謝絕人事。爵祿不能羈。勢利不能誘。抱膝長嘯。超然自得。此退而樂其道者也。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蓋出處語默。因時異用。顧義之所在。如耳方今之制仕者。皆世官世祿。士之子常為士。大夫之子常為大夫。賢不必貴。愚不必賤。則其進也。徒任一職。供一事耳。固不能以福社稷。利生靈。而士皆聚居府城。生死於其間。一委質者。不得復去。則其退也。亦徒就閑散。守貧賤耳。亦不能以優遊田園。謝絕人事。唯其時勢之異。進退亦不同跡。故今之進而任職事者。古之所謂出

朗盧曰出處不愧於古人者方今其有幾人

也。今之退而就閑散者。古之所謂處也。雖其跡則異。而若其意則未嘗不同也。然則可以進而進。可以退而退。可以言而言。可以默而默。夫然後事君之大義了。而出處之節。可以無愧於古人矣。頃者有司傳旨。使彪攝本館總裁之職。夫總裁之為職。官守言責兩兼之。則雖曰假攝。而其任亦重矣。彪也。年少學淺。徒以先人餘蔭。叨接武史林。其居散員。猶屬忝竊。今蒙斯命。將何以勝其任。是豈非可以退者哉。乃將懇々陳情辭職。而後止。然方今館局之勢。駸々平日就衰替。舉措施設。蕩然靡有。義公之舊。公論正議。索然無

又曰方今不聞建白如此者

復往時之盛。其他背理傷道者。往々有之。是亦非可以言者哉。彪雖不肖。一日居其職。則有一日之責。義不可以默々無言於上。是乎奮然感興。將及其未退以前。有所建白也。然欲陳之君上。則狂言唐突。不易遽達。欲辨之有司。則文網繁密。議論難悉。區々之心。抑而不發者。月餘於茲。既而翻然喜曰。我總裁在茲。何患於正議之不達。迺敢布腹心。總裁幸聽焉。伏惟總裁以宏才博學。得君上之寵遇。居兩館之首位。握一國之文柄。館局輕重。文運盛衰。唯在總裁之舉措。何如耳。向者總裁之擢而至江邸也。有志之士皆曰。總裁

之為職。任重責大。方往時文學之盛。一國之大政。或
 咨詢焉。今也世移風變。總裁之任。雖不復若往時。而
 猶陪侍經筵。親近左右。出入風議。獻替可否。則彼人
 而居其職。則其事必將有大可見者也。傾耳以竢者。
 亦既數年矣。而至今漠然無聞者。其故何哉。豈總裁
 姑息模稜。遷延歲月。可言而未言哉。雖既言之。而時
 不可為。猶隱忍苟且。可退而未退耶。然則有志之士。
 望於總裁者。亦有所謂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者
 耶。夫可言而不言。則失語默之節。可退而不退。則害
 出處之義。謏劣如彪者。猶知羞之。豈謂總裁之賢而

朗廬曰方
 今輕俊之
 士何曾知
 此

反莫之慮乎。以彪觀之。其漠然無聞者。蓋亦有所待
 也。今以總裁之才學。遇君上之賢明。言聽計用。豈亦
 非易為之時哉。處易為之時。而負不可不為之責。而
 猶曰有所待。則所待果何時。而所為果何事。彪恐歲
 月易遷。時機靡常。所待遂不可期。而館局之衰替。不
 可復振也。迺敢忘固陋。論著館局大弊五事。以致諸
 左右。曰心術不正者。不宜預館職。曰正人實學不宜
 廢棄。曰攝職之選。不宜在彪。曰史業督責。不宜迫蹙。
 曰虛文粉飾。不宜助長。凡此五者。大之虧國家之大
 體。小之傷館局之紀綱。關涉不細。則彪豈可默々而

朗蘆曰出處光明正大若此真是大丈夫

無言哉。總裁苟以彪之議為是。則言之君上。辨之有司。斷然施行。以更張館局之紀綱。以裨補國家之政體。使義公之舊復見於今日。則豈啻副有志之望。古之所謂進而行其道。功業立於當時。名聲播於後世者。亦可以庶幾。豈不盛且偉哉。若勢有不可。時有不可。為則解其職。罷其事。抱膝長嘯。超然自得。與彪等退而樂其道。不亦善乎。彪年少氣銳。不揆時勢。不避嫌疑。妄陳狂瞽之說。自知為時論不容。而猶奮然言之者。不啻畏默々之罪。誠由區々愚忠。不能自己也。自退之計既決矣。非一毫有進取之念。苟使其言行。

又曰有才學而不知史事者亦衆矣

又曰史局而不甄別忠姦邪正則天下何望何仰是古今同慨

則雖身蒙重譴。亦所甘心也。義公之靈在上。何假多言。伏惟諒察。心術不正者。不宜預館職。

揭傒斯有言曰。修史以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歐陽修嘗議凌景陽等三人。不宜預館職。其大略謂。三人者或有醜行。或有贓污。著在刑書。不可使之預館職。以玷辱政化。蓋史臣之職。將以褒貶忠姦。分別邪正。垂勸懲於將來也。其心術猶且不正。則何能勝其任。而館閣者。正議之地。衆人之所望。以

近世韓人傳 五編上 五 蕭三

朗廬曰史局不可無此快舉

取則衆人何望。一國何仰焉。往年川口嬰卿為江館總裁而有穢污之行。此其平生心術之不正。有以致之也。君上之明。蓋有見於此。斷然黜之。奪其館職。削其祿秩。禁錮諸水戶。其英決真。有以寒群邪之膽。以作正人之氣也。居未數年。恩命宥之。又一歲延之江邸。列之館局。不數月復其本職。每命一下。一國驚駭。衆議喧然。皆以為不可也。夫心術不正者。固不可以預史事。而污行之人。不宜在館職。況本藩祖宗以來。崇尚文學。尊重館閣。總裁之任。不啻委以修史之業。親近左右。獻替可否。則其選寔不可不慎也。嬰卿為

又曰其人姦佞而得名譽者不詳不可不察

以不知廉恥。不修名節。佞媚傾巧。務為一身之計。至於忠直。謬謂之節。漠然無聞。則其無他罪。猶不宜令一日居其職。況於其有污行乎。然嬰卿夙以才學得名譽。蒙文公拔擢。出身入館。年月亦久。歷事三世。恩遇優渥。而一旦獲罪。屏居窮巷。飢寒切身。朝不謀夕也。當時仁恕之政。不忍棄故舊。則宥之猶可也。憐其飢寒。則賜金頒財。以賑給之。猶可也。惜其才。則置之散地。使之弄翰墨。耽著作。以效其所長。亦未為不可也。若延之館閣。廁之清流。其失體已甚。乃至於復總裁之職。其害極大。豈可勝慨哉。比年以來。士風日衰。

近世書人傳 五編上 五 蒲生氏村

朗廬曰目
無一丁者
猶得入史
高乎

又曰正人
如佳穀小
人如狼莠
佳穀難殖
根莠易蔓

又曰咄々
惟事古今
皆然

專趨勢利。所謂患得之患失之者。比々皆是。然大抵
不學無術。目無一丁者。其見利忘義。徇私負公。亦不
足深怪也。嬰卿口誦詩書。身師孔孟。以污行之餘。立
於館僚之上。至今猶未聞有悛心。而恃恩挾寵。恬然
不知恥。則其所以傷政化。害風教者。豈亦淺小哉。宜
速罷其館職。黜之而無疑。以養廉恥。以勵名節。則衆
人悚然。知所懼。一國靡然。知所向矣。非特館局事體
得宜也。

正人實學。不宜廢棄。無則則其無出罪。不立全
正人進退。關於國家之泰否。實學興廢。係於文運之

隆污。蓋正人進則小人退。實學興則虛文廢。國家於
是乎泰。文運於是乎隆。而其正人退。實學廢者。則反
之。此古今之所同然也。頃者有司傳旨。罷會澤伯民
館職。授以教授之任。夫伯民之為人。其忠純誠懇。強
學力行。世人所皆知。而彪又聞之。先君武公亦
嘗屢稱其實學可用云。而一旦無故罷職。彪竊歎焉。
而人亦皆異之。相謂曰。本館比年以來。人物凋謝。勢
日就衰替。而公論不泯。正議尚存者。雖由義公在天
之靈。亦未必不在伯民。正道實學有維持而然也。伯
民而去。將奈本館何。且君上方銳意修史。將以紹述

近世律人傳

五編上

蕭三氏

先公餘業。縱不能招士聘才。豈宜既養既用之人。一朝置之閑地乎。其言誠是。然以彪觀之。其所關係不獨此也。夫黜陟用捨。政事之大。躰而進退出處。人臣之大義也。伯民之退。固為得義。而其罷之。其為失體。何以言之。方今世道陵遲。風俗衰敗。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至於館閣正議之地。其舉措最宜慎重。而猶其背理傷道者。未必無之。當是時。進退之義。鄉黨自善者。猶能辨之。則伯民之欲退。固有不待疾病而後然者。然君子之事君。將以進而行其道。不得已而退。豈其情乎哉。伯民以正大之學。觀於時運之消長。抱天

朗廬曰古
今同慨

后得曰在
上君子宜
三復

下之憂。苦於簿書之期會。不肯阿附以枉其道。亦不肯矯激以賣其直。遲々辭職。從容遂其初志。非忠愛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彪故曰。伯民之退。固為得義。若夫自國家而言之。則是遠正人也。棄實學也。夫有道之世。君子以貧賤為恥。若使之以富且貴為恥。則謂之何如國也。然則使退者得其義。豈政事之躰哉。是其黜陟用捨之不當。罷之者之為失躰。何俟多言。宜復起之以明黜陟之義。且使之無有自退勢。以存政事之大體。不然則勢之所至。必將有正人以沮實學。以廢館閣之衰替。不可復振者。此文運汗隆之機。而

國家泰否之所由分也豈可不深思哉

攝職之選不宜在彪

朗廬曰此職此任真難得其人

夫總裁之為職其任已重其責亦大必擇宏才博學言行確實之人為之則雖曰假攝而其選不可不慎也彪資質魯鈍才學不足以見於世言行不足以信於人但愚忠之性慨然發憤切思所以報國恩然修業之未專講道之未熟固未足以償素志之萬一要之嚶々然弱冠一狂生耳豈足以充其選哉而有司以彪為之甚亾謂也且彪之在館其才之最下固亡論已而齒最少日最淺其班亦有上於彪者儻使有

台得曰歷舉向僚長處以讓之尤見其宏懷今則藏其長而舉其短以擠之

又曰知此愧者鮮矣

司取於在館之人耶則方今本館雖乏人乎用心慎密諳練故事有若安子成議論文章卓絕雋異有若飛子健寬重醇正處事有理有若鈴子賢雄偉奇傑逸群超倫有若杉士元攝職之選以才耶不宜在彪以齒耶不宜在彪抑以入館之先後耶以班位之次序耶亦皆不宜在彪然則有司之取於彪豈非以先人餘業與其年少易制歟彪雖不肖每患修業不專以負先人必將讀書講學有所通達也豈徒恃餘蔭揚々自得以居於館僚諸子之上乎縱館僚諸子以先人之故扶持保護使彪得碌々居職彪獨不愧於

后得曰養
賢育才之
意喪為養
老病投坎
墮之意何
哉

心乎彪。又每恐尸位素餐以負國恩。必將鞠躬盡力。有所報效。則不肯阿附苟合以取容。當世也有司以正臨彪。則可矣。若不然。則將直言抗論。譴責之不避安在乎。其易制也。且夫館局之設。其以修史為急。固也。然養賢育才之意。未嘗不寓於其中焉。然則年少初學如彪者。固當養之。育之以供異日之用。今也不然。奪其講學之暇。折其有為之志。徒任文移往返。簿書期會之務。勞形神。耗精力。不得專力於修業。不亦戾乎。乞宜罷彪館職。使彪得優遊數年之間。以益讀書講學。有所通達。上以報國恩。下以不負先人。則豈

帝彪區々之志願得伸而已。國家養士育才之意。亦於是乎在矣。

史業督責不宜迫蹙。

修史之舉。百數年於茲矣。校正筆削。不知其經幾人手。而討論事實。潤色文章。至今猶未能無遺憾者。其故何哉。此雖由時有通塞。勢有可否。而史臣任其責者。蓋亦有二失焉。才劣學陋者。遷延歲月。以為姑息之計。才高學博者。督責迫蹙。以貪一旦之功。是故或久而無成。或成而不免。來後議。今君上銳意修史。勉勵史臣。將以紹述先公餘業。史臣遵奉匪懈。方矻々

專力於局務。而總裁尚患其功效之未速。以身先於諸生。急其督責。所以躰君上紹述之盛意。可謂至矣。其非姑息遷延歲月者之比。固亡論已。然至於所謂貪功之弊。則未必無之也。夫督責迫蹙者。其不可有三。紀傳始成。日已久。曩者嘗進之幕府。告之大廟。當時號為成功。然猶未鏤諸梓。未獻諸天朝。以故事實差誤者。得復刪正文辭紕繆者。得復修飾。今也其校訂新成者。隨輒鏤諸梓。既獻諸天朝。以為不刊之大典。議論一定。不可復改竄。則今日之校訂。比諸曩時。其難萬々。誠宜反覆議論。歸至當而後止。若貪

朗廬曰居
然明主之言

一旦之功。則謬誤必多。取譏後世。其不可一也。義公之論。史臣曰。寧繁勿失。於簡寧質勿失。於文。其告肅公曰。校索必精。檢討必密。至於成功之遲速。則當付之天。其所以丁寧告戒不一。而足此後世史臣之所宜服膺也。今若使專要速效。事實差誤。文字紕繆。一切置而不問。時增減一兩字。以塞其責。則雖謏劣不才之人。一日校一卷。猶有餘暇。而本館史臣不敢苟一事考索。或費數日之力。數字筆削。猶采衆人之論者。實由奉承義公遺意。豈敢貪旦夕之功。以負其所宜服膺者哉。今不問其故。不察其意。一切目以怠惰。

近世韓人傳 五編七 補正

朗盧曰明
主之鼓舞
人如此而
何事不成

又曰古今
同慨

急其督責則上負義公之意下折史臣之氣其不可
二也義公之待史臣也親之重之優其祿秩隆其禮
遇賜之休暇以養其氣力設之飲食湯浴以慰其勞
苦未嘗聞其督責太急而當時史臣皆能窮思畢精
功效神速者其故何也蓋其所以勸勉之者發於其
誠而所以鼓動之者得其道也今則不然殺其祿秩
薄其禮遇奪其休暇而又督責之上之誠不足以動
下而下之情不得以達於上况水江相隔上下之不
通何帝堂上遠千里也則史臣雖勉強從事勢難自
奮豈復望昔時之隆哉然則督責之急既不足以致

史臣勉勵之力適足以害史業成功之全耳其不可
三也由是觀之近效之不可貪督責之不可急豈不
較然著明哉然則史業之成功竟不可以歲月期耶
曰奚為其然今欲史業之實就則萬世之譏不可以
不畏也義公之意不可以不奉也館閣之士不可以
不優待也凡事權欣趨之者逸而易為功勉強為之
者勞而少功苟能舊弊一新百廢俱舉使館局之士
勤勤激勵之意發於衷誠秉勢作氣協心戮力則何
事不成何功不遂豈帝史業成功之速云乎哉
虛文粉飾不宜助長

朗盧曰關
係大如此
而肉食所
不省

斯文之盛衰實關乎政道之隆污而斯文不能獨盛
政道不能獨隆二者必有相待而然也昔者義公好
文崇學創建館局四方英俊接踵而至一國士大夫
翕然向化當是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政立教明武
備修整府庫實倉廩充上下和洽百事俱舉蓋本藩
政道之隆未有過於當時者而文運之盛亦未有過
於當時者也斯文之與政道必有相待而盛豈不信
乎而歷世之久風移俗變文運政道或不能無衰替
之勢君上蓋有憂於此向者有修文獻志之命其意
在修祖宗典刑以振積弊有志之士竊相賀以為政

近世傳人傳 五編 蒲生氏相

入曰堯季
之風但付
一浩嘆
耳

道之隆可以庶幾也亡幾江郎宮殿罹災未暇造營
先創建新館於邸中其舉蓋亦出於好文崇學之盛
意有志之士亦以為文運之盛可復見於今日也今
聞新館落成結構盡美輪奐可觀而修志之命下四
年於茲矣而未有一號令一舉動之振積弊起人意
足以慰有志之望者也彪甚惑焉夫文運固不能獨
盛而今若欲使之獨盛則是必粉飾虛文者也甚為
國家不取焉何以言之方今紀綱廢弛風俗稱敗剛
毅正直之士絕跡於廷而阿諛媚佞之徒比肩並進
加之陰陽錯謬氣候不調凶荒之患殆不可保其無

近世傳人傳 五編 蒲生氏相

朗廬曰古
今通弊

而民力困弊倉廩空虛何啻國無三年之蓄萬一有水旱將何以救之蠢爾醜夷巨艦大舳乍出乍沒以窺我覺時或轟々鳴砲以駭動我人民其包藏禍心勢將不測而我所以待之之具所謂操練所謂海防要之華法兒戲一切不適用一旦事起將何以應之此識者之所痛哭而有司之所當憂也而玩弄以為常恬然莫之怪姑息摸稜務為粉飾昇平之計嗚呼政道既已如此則文運亦可由而獨得其盛乎夫粉飾之計既為當世大弊而今又更以虛文助長其粉飾則國家將何以勝其弊也則君上好文崇學之

又曰一國
猶然況於
朝廷乎
又曰忠義
之氣勃
溢紙表快
讀一過下
覺其長

盛意或屬空名新館之造營文獻之編修亦皆為粉飾之具豈不一大憾乎今欲斯文之實盛則抑亦盍思所以及其本之術誠能去虛文而務實效修祖宗之舊典斟酌其良法美意得其人而施行焉凡今日之大弊巨害更張一新號令舉動斷然明白以副有志之望使一國臣民曉然知君上英明決出於尋常萬々則何患乎政道之替弛何患乎文運之衰廢堂。雄藩海內巨鎮幕府之所賴以為輔諸侯之所仰以取法則餘風之及必有足以振神州之正氣者豈不盛哉又出土大夫傳誦頗震動一時方哀公病

篤繼嗣未定之時。憤激赴江戶。周旋甚力。哀公既薨。景山公襲封。擢為郡奉行。三遷至側用人。班馬迴番頭。眷遇至渥。弘化紀元。幕府俄命景山公傳國世子。南山公。東湖亦獲罪。屏居小梅別墅。後聽歸鄉里。嘉永六年。幕府起景山公。議防海之政。公乃召東湖至江戶。復原職。天下無識與不識。稱東湖先生。而想望其風。裁公又以其才兼文武。命總督學政。安政乙卯冬十月。江戶地大震。礫川藩邸屋宇傾覆。東湖既免。見母入。防災燁。復入掖。母以走出。大厦浪轉而壓死。時年五十。訃至京師。天子震悼。有夫人之歎云。初

嘉永中。夷艦屢來。天子深憂之。而以景山公銳意於攘夷也。東湖名亦嘗達。天聽矣。東湖狀貌魁岸。眼光射人。性豪爽清快。與安井息軒。藤森弘庵諸子。交善。常以明大義正人心。攘夷狄為己任。事君慷慨。頗有蘓軾之風。每遇大節。談笑於死生之際。無所畏避。

善風子曰。東湖逢遭明君。得少展其驥足。宜哉其言行之壯也。而其詳盡于其所著回天詩史。故不復具載。特其論館職書。慷慨悲憤。有足以諷世者。故載之云。

又曰一結
奇宕

坂谷朗廬曰。一書忠憤剴切。髯蘇口吻。以此立傳。其人躍出紙表。

元田南豐曰。東湖先生文武兼資。氣節蓋世。不幸殞命災變。不能遂其志。天何無情也。

小山春山曰。東湖近代豪傑。其可傳者甚多。而論館職書。乃一生立志所在。盡于此。子聞立傳。舉之以該他事。可謂別裁手段矣。

村山拙軒曰。論館職書。議論正大。畢生之本領見焉。洵一代英豪也。偉人傳中。不可少斯人。岡田后得曰。書中多格言。可以為君相之龜鑑。

大久保利通傳

翠島曰伏後一喝

大久保利通者。舊鹿兒島藩士也。通稱市藏。號甲東。狀貌魁偉。音吐宏壯。眼光如炬。須髯如漆。性剛毅。臨事果敢。方維新之初。被徵為參與。上書乞遷都於浪華。天皇嘉納之。遂幸浪華。後遷都於江戶。稱東京。蓋用其議也。龍駕之幸東京。利通先東下。乃賦詩咏懷曰。陸辭千里向關東。獨拜天顏恩賜。洪一旦難酬。臣職重。鞠躬願致太平功。既而航海奉迎。龍駕。余作詩餞之曰。誰把乾坤一。斡旋英雄我。識有其人。西奔東走勤。王事航海先迎。鳳輦巡。

翠崑曰史
遷省筆法

成齋曰從
官不必錄

利通欣然掀鬚曰善矣遂懷而發時明治紀元戊辰冬十月也明年陞參議賜祿千八百石叙從三位又明年遷大藏卿方岩倉具視使歐米各國為之副使既歸為內務卿七年甲戌夏四月佐賀亂起利通率兵征之事立平語在江藤新平傳秋八月朝議以利通為全權辦理大臣差遣清國三等議官高寄正風租稅助吉原重俊陸軍大佐福原和勝權少內史金井之恭內務省吏岩村高俊司法省吏井上毅等從焉先是琉球人至臺灣臺灣人掩殺之琉球人訴之朝廷朝廷乃起討蕃師夏五月我師至臺灣

翠崑曰軍
勢如破竹
文亦有破
竹之勢快

諸酋長爭納款獨牡丹社醜兇抗不服我師進破石門斬其酋長於是生熟二蕃十八社並懾恩遂降既而牡丹社醜亦降方是時清國有違言故有此命利通既奉命至清國與其大臣恭親王文祥等會于總理衙門大議其事北京駐劄英國公使某_ウ居間調停之清國遂出銀十萬兩以撫恤被害民又以四十萬兩償臺島修道建營費而約撤我駐臺兵事迺夷十一月二十六日利通至自清國士民歡喜市街皆揭國旗迎之厥明天皇臨御太政官利通奏聞使事天顏喜色可掬云利通之在清國也訪石門

戰場賦詩曰。王師一到忽摧兇。戰克三千兵氣雄。
請見。皇威震異域。石門頭上旭旗風。十年丁丑西
南亂起。利通急赴西京。行在所。參征討。機務事。夷乃
歸。叙勲。一等。賜旭日大綬章。進正三位。十一年戊寅
夏五月十四日。將朝。驅馬車。車中閱官書。行抵紀尾
井坂。有賊拔刀斬馬足。利通大聲叱曰。俟矣。賊辟易
利通。徐懷官書。將下車。一賊斫其頭。馬卒走。告變於
警舍。賊遂害利通。石川縣士島田一郎也。利通時年
四十九。天皇震悼。贈右大臣正二位。進其子為華
族。賜金厚葬之。

翠常曰急
難中大聲
叱賊見其
勇徐懷官
書見其量

善諷子曰。余往年奉史職。日與大久保公相見也。公
常。恭然以天下之重。自任果敢。勇往不少。辭避曾有
句云。孤懷元抱回天志。敢解衣冠掛府門。可見其抱
負矣。如其與清國大臣爭辨。竟取勝而歸。何其偉也。
小山春山曰。余初未讀此傳。見其篇之短。乃謂贈
右相勲業赫煜。其可記者。豈此而止哉。讀已一過。
公之事業。括盡綱領。則如此而已。且贊語曰。以天
下之重。自任。果敢勇往。不少辭避。是公之本領。其
餘不必言。於是乎余服子闇善於剪裁矣。
村山拙軒曰。功業赫々者。錄其大而遺其細。奇人

逸士則瑣事微言。掇拾取姿。是傳人之法也。善諷子具此識力。宜矣。早向文壇樹赤幟。

又曰。聞成齋重野氏奉敕撰公神道碑。我邦儒家未曾有之盛事。他日文出。與此篇並垂不朽。公亦可開顏地下。

田村翠崑曰。宜倩此筆作明治功臣傳。各題其寫真。

善馬子曰。余去平奉史。如日與大入。於公時。其公亦。常恭。然。心。天。下。事。連。自。時。果。殊。要。由。不。以。務。也。曾。其。善。馬。子。曰。余。去。平。奉。史。如。日。與。大。入。於。公。時。其。公。亦。

南豐曰與
斬足利將
軍木像首
者同意思

大野京松本奎堂傳曰。日野山。與。於。其。華。觀。水。戰。藥。

奎堂名衡。字士權。稱謙三郎。松本氏。奎堂其號。參河之產。仕刈谷藩。主土井氏。參河。照祖之所起。故其士民皆稱揚德川氏。而奎堂獨極口尊崇。皇室。而斥德川氏。嘗登駿之久。能山。詣。照祖廟。戟手而罵曰。咄家康。汝老猾。真可惡。異日。吾得志。必發汝墓。鞭枯骨。乃援筆題詩曰。石磴盤回老樹間。此中何事設重關。鐵椎難入九泉底。此是祖龍埋骨山。文久壬戌。天子赫怒乎外人。猖獗下膺懲之。詔幕府不奉行。海內洶々。於是島津氏。毛利氏等帥兵入京師。將有

南豐曰洵然

成齋曰獨
眼龍眼光
射透

為而持重不敢發義徒在畿甸者不勝技痒憤懣將
欲奉一親王舉兵詔諸奎堂奎堂曰卿等將奉親王
於何地曰將奉叡山曰叡山地甚淺得無踐延元覆
轍乎不如據大和十津川之險也僕往年遊其地與
土豪相識任俠好義此可用請先往而說既至大和
時局一變義徒皆散奎堂乃去游淡路明年癸亥春
大將軍德川家茂朝于京師當此之時天子決親
征之議奎堂竊謂此議必復為姦人所沮乃與藤本
鍊石吉村某郎等三十餘人相謀奉侍從中山忠
光脫京師時八月十四日夜也既抵浪華購求彈藥

羣品曰義
氣凜然

舟至泉州堺港奎堂颺言曰我輩為國家舉兵豈期
生還乃剪髮投海捨神明衆皆倣之十七日詣河內
觀心寺謁後村上帝陵弔楠正成首塚納甲冑一
領以表勤王至誠且祈戰捷進抵大和五條襲代官
鈴木源內於縣廳斬之軍氣大振會平野國臣至自
京師告曰朝議又變菽候得罪親征議止子等翻義
旗于此非策也宜急解兵以為後圖奎堂笑曰姦人
果蔽聖明我預知有此事然吾事不可中止勞國
臣而遣之奎堂益奮激與紀州郡山安濃津彦根高
取諸藩兵戰日十餘合連戰皆捷既而銃丸中其右

目軍亦敗乃伏刃而死。時年三十四。初奎堂學於昌平校。一年而歸。適有藩老專權者。奎堂因事面責之。藩老慙服。削髮致仕。於是衆口責奎堂。奎堂竟獲罪。禁錮一年。乃釋。復入昌平校。因學三年。爲舍長。既而去。游京畿。無幾。下帷於尾張。教授生徒。文久間。卜居京師。與海內諸名士交。其名益著。眇左目。狀貌短小。而精悍之氣溢乎眉宇。其詩文豪宕奇雋。如其人云。善諷子曰奎堂。欲試子房之鐵椎於祖龍埋骨山。而不得乃試之於五條縣廳。吏皆伏誅。何其壯也。既而祖龍亦殆。將不血食。而僅免焉。奎堂雖志不遂。亦猶遂也。嗚乎奇士矣哉。

元田南豐曰。大和義舉與楠氏赤坂之事。毫無軒輊。世人或充其妄動無成。不思之甚也。

小山春山曰。奎堂講學多年。曉興廢之理。與一往血氣之徒異焉。大和之事。雖知萬不成。然慷慨憂國之氣不可已也。未幾。至太政復古。奎堂有知其亦可以無憾。

村山拙軒曰。嘗讀奎堂遺稿。其識見之卓。學力之優。蓋有爲之士也。獨登久能山事。頗涉過激。未可以爲訓。真正學者恐不如此。大和一舉。亦少年客

氣之為耳。惜哉。
岡田后得曰。奎堂九能山詩。慷慨奇峭。想見其志
氣翫麟矣。而忽又為婉婉婦女子語。吁。英雄真不
可料也。其讀小說詩云。梅靨含嬌鶯腔澁。夕拜新
月映門立。五鑿春水綠半篙。幾入紫衫軟玉濕。纖
雲小雨夢空殘。冷慰香齧梅子酸。羅鞵踏波如平
地。仙娥有配棲廣寒。一縷赤繩三生約。政知惡緣
是不惡。誰寫幽悲入秋絃。月明空山桂花落。
石衛門事。

伴林六郎傳
伴林六郎者。攝津人。初學浮屠氏。居本願寺支院河
內顯證寺。名周永。善國詩。工筆札。既而讀皇漢書史。
悔為浮屠氏。嘗上舟於伏見。將至浪華。舟中有客。極
口譏浮屠氏。周永心竊服其說。慨然進謁。客曰。吾素
悔為浮屠氏。今聞子說。益知其不可自今。斷然還俗。
客笑曰。師作一時遁辭耳。周永赫然厲聲曰。吾豈作
遁辭哉。輒脫法衣。投澱水。客大駭。周永謂客曰。吾宗
本願寺。世々以光字冠其名。故同宗皆諱光字。我今
還俗。何復諱彼名。乃自改名光平。賦詩見志曰。本是

翠崑曰不
憚改如此
非有義勇
者不能

近世諱人傳 五編上 三 蒲生氏

神州清潔民。誤為佛侶。說同塵如。今棄佛々。休恨本。
是神州。清潔民。客感其勇。斷云。周永既還。俗稱六郎。
不復歸寺。住大和斑鳩村。號斑鳩隱士。又號蒿齋。以
國學教授。講說必主尊攘。嘗著一書。名難解機之重。
荷獻。鷹司。閑白。閑白上供。天覽。天皇大稱其忠。
志文。久三年癸亥秋。六郎在浪華。聞松本奎堂藤本
鍊石等奉侍從中山公。舉兵於河內大和之間。投袂
而起。一日走十七里。至大和五條村。眾驚其老健。中
山公命為軍中書記。六郎又屢獻策。以寡兵破勁敵。
於白銀峯和田峰之間。敵將藤堂某寄書我軍。責其

無狀。鐵石大怒。乃援筆草答書。責其抗逆。六郎淨書
贈之。敵兵傳以為珍寶。既而我軍不利。鐵石奎堂等
皆戰死。六郎賦國詩。弔之曰。武士乃屍遠。曝須荒野。
邊爾。佐幾古。曾仁保邊。大和那天志古。於是六郎將
欲潛行京師。得間走長門。謀再舉。途發脚疾。為幕吏
所縛。下京師獄。元治紀元甲子春二月十八日。與同
志二十餘人處斬。時年五十有二。六郎為人溫厚而
慷慨。性強記。諳誦萬葉集。其在獄。為眾講之。又追憶
大和義舉。國字記之名曰南山。踏雲錄行于世。
善諷子曰。余讀南山踏雲錄。想見其平素所養也。彼

成齋曰與
論贊連接
賴子成得
意筆法

成齋曰歌
詞清婉真
可傳

方其顛沛流離之際。悠然賦國詩。毫無喪沮之色。何其壯也。余尤愛其宿中原之什。云破禮津留鎧。乃袖毛津。久呂波。無菊登紅葉。乃中原之里。其從容如此。重野成齋曰。二傳皆先揭其大者。奎堂之罵照祖。六郎之歸俗。即其大節。起手直截叙去。而後及餘事。大有法度。

小山春山曰。昔佐々宗淳為僧十餘年。一日翻然立志。賦詩歸儒道。遂獲源義公殊遇。其所為大有裨名教矣。今讀此篇。頗類其人。吁。何世無奇男子乎。

村山拙軒曰。乘門非出奇傑之士也。奇傑士往往寄跡乘門。蓋亦有所託也。然一入佛迷而不悟。助渠氣勢者多矣。六郎一旦悟其非。脫然歸正。真奇傑之士也。一部南山踏雲錄。見其本領。

近世雜傳 五編上 卷五

近世信人傳 五續 三 清生氏

堀織部正傳

堀織部正者。舊霸府麾下士也。名利熙。字欽文。幼字省三郎。號有梅。任織部正。幼好讀書史。長以經國濟民為己任。安政文久間。擢為監察。轉函館奉行。既而為外國奉行。當此之時。天子下攘夷之詔。而外人益猖獗。屢來內洋。凌辱我人民。織部奮激說諭。外人竟使之謝。其無狀。士論多之。而閣老安藤信正等。龔外使洞喝。將築其館於御殿山。御殿山城南要地也。織部切諫之。信正勵聲退之。既而信正等命國學者流。按廢帝故典。織部怒其大逆無道。慨然作書遺信

拙軒曰織部之母者林述齋先生之女也其學術識見蓋有所自世人或不知附誌此

翠崑曰其聲就其春槍凡曾侍郎

南豐曰辭正而意切真忠臣之言

正曰。外國乎。堀織部正謹白。語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知之矣。嚮不顧微軀。激論妄答。不服於閣下之高議。其罪當萬死。乃碎肝腦。絞腸血。聊述鄙言。以奉閣下。閣下請以容焉。抑外虜航海爾來。公議百方。不決於戰守。而決於和。信是時務之變。誰禦之。唯切齒扼腕而已矣。臣深憂之。嘗奉縷縷之鄙言。頗有所容。而東馳西奔。預其事。固臣之職。不可不竭也。然均是人也。豈無忱慨義烈之志哉。是亦時務之變。誰止之。彼慣於幕議之寬假。恣意妄行。無顧忌。而犯大義者。不可勝算也。就中墨夷都督米

近世偉人傳 五編止 五 論生氏

理。弩留竊微行於貴邸。專論我政務。閣下共被同餐。尊之如師父。遂許刑典數部。是可怪一也。彼與閣下結伯仲之義。贈衣帛珠玉巨萬。閣下酬之以慶長正保金一萬鎰。是可怪二也。彼醉倒之際。戲於閣下之侍妾某。閣下許與之。是可怪三也。彼請築居館於御殿山。一月以八百鎰贖之。閣下遂許之。是可怪四也。此四怪事。既犯大義者。莫甚焉。然天意未可知也。竊聞彼專論廢帝之事。閣下慙。使國學者索我舊典。私議其事。唉。是謂之何哉。血淚如雨。鐵腸欲裂。誰有慟哭不仆地者。實天下大賊。天誅固不容也。其顛末

已於彥根老閣下而可見矣。是臣所以深為閣下憂也。然道路之流言。有所不可信。然而天以人舉言。則其罪果明矣。是臣誓所以不服於閣下之高議也。閣下若不忘我邦之大義。則奉忠於天朝。致身於幕府。施仁政於民。是臣伏所祈也。臣今屠死。其言也必善。閣下請少容焉。臨書不勝泣涕。乃屠肚而死。年四十三。蓋萬延紀元庚申冬十一月五日也。書入信正弗聽。於是乎有阪下之事焉。初織部之就任函館也。專心海防。善御管內。德川景山貽國詩激獎之。其在家也。儉素簡朴。絕無幕吏驕奢之風。庭多種梅。退食

春山曰其
人風采可
想見矣

之後吟咏其下因有有梅之號性行方正常慕諸葛
武侯陶淵明之為人嘗咏懷曰曠世奇才欽兩賢行
藏易地業皆然氣節千秋出師表清高萬古去來篇
苦辛本識由三顧忠勇無心戴二天男子功名應若
是縱教一醉曲肱眠其抱負益如此

善諷子曰吾於幕府未運獨取於堀織部觀其投安
藤閣老書何其壯也唯々諾々之中見此蹇鄂之人
吾焉得不立之傳哉人或云此書出乎好事者擬託
然傳播既久矣世舉以為真故余特採之入事言原
元田南豐曰此書決非好事者擬託吾聞之故慕

府士云

又曰忠直有如堀氏者而不能使用使憤然諫死以
盡言亦不省德川氏之衰運可悲已

重野成齋曰書牘多疵類請更改刪之以成一
好文字

小山春山曰當時斯書之傳于世也余手抄之如
獲拱壁後一友人曰吾聞諸山高某斯書實出于
擬託非織部所作也某即織部親弟斯書果真耶
則在今日可誇而不可秘也某之言想必信矣蓋
書雖出于擬託其事則不出于此存之亦足以觀

當時情勢矣。

村山拙軒曰。堀織部之為函館鎮臺。先人亦于役。杯酒唱酬。率無虛月。送其巡視蝦夷詩。縷々數十言。足見其治効一斑。曰。公乎人中傑。壯志衆所欽。一獻防邊策。常存報國心。一掌北門鑰。德星爰降臨。邊徼何多幸。久旱逢甘霖。鑄錢平市價。鑿山採五金。稼穡民始慣。弊麥鬱如林。此行三千里。遠臻黑龍潭。叩舷叱長鯨。攀崑踰峻岑。黃熊割鮮肉。紅嘴捉珍禽。至茲志願副。飽弄山水音。嗤他蹙蹙者。不得放登尋。愚氓真可恤。鬢鬢顏容黔。不識製蓑

笠。霜雪滿衣襟。自慚言侏離。默々似啞瘖。撲陋已如是。不必設嚴禁。政治有寬猛。人情無古今。勿逞鑿渾沌。且鼓宓賤琴。庶富聖所病。足食歡心深。垂堂格言在。亦須為規箴。北陲物候異。六月猶愁陰。飲食能節量。避濕擁重衾。自今公努力。功德勒崖陰。

小山春山又曰。織部氏之始入蝦夷也。船過積丹郡海岬。々有祠祭。遠珂毛伊姬者。姬即蝦夷人之祖神也。凡船過于此。必具酒牲。虔禱盡禮。否則風浪忽起。致覆沒。且嚴禁內地婦女至岬以西。以其

有變人種也。土人以此戒織部氏。織部氏曰：吾奉國命巡視遐域，將大創開拓，何物邪神為障礙？乃發巨礮於其祠以過焉。土人始悟其妄，婦女亦得到其地云。嗚呼！織部氏勇斷，幾乎有西門豹狄仁傑之遺風，亦可以見其一斑矣。

此事傳土人口碑，藉々稱之。北海道人瀨戶士毅為余云：乃記以附于本傳之末。小山朝弘識。岡田后得曰：得有梅公遺稿一篇云：函巖近郊初納貢米賦，以示僚屬。休把寒暄論瘠腴，眼看田畝墾荒蕪。苦辛誰識萬千粒，開闢以來曾罔無。

朗戶曰自
所目見之
風物叙起
大有趣

孝子長五郎傳

壬戌之夏，余挾醫杖屨遊相武之間。一日與武之押立村正川崎平助吟行玉川之湄，水風獵々，稻花送香田畝甚沃。余曰：吁！余以無二頃田，遑々乎天涯，此誰之田可羨哉？平助曰：此田昔者霸府之所賜於孝子長五郎也。因叩之，得詳其事，遂作之傳。長五郎者，武藏國多摩郡押立村民也。家世業農，奴婢數十人，號曰素封。寬保年間，家道頓衰，奴婢皆散。母年八十餘，長五悲母老，乏奉養，竊賣其田以給衣食，不使之知也。已而其妻病死，有三子，長甫十四歲。

朗戶曰與
古孝子暗
合益覺其
懿

又曰蓋唯
知不足而
已所以為
真孝

次九歲。次六歲。長五。單身養一母三子。力不能給。乃日採薪以賣城市。母始知貧甚。日護三子。謂長五曰。我善視三子。汝宜安心而行。賣薪母性好酒。長五出則必沽酒。歸歡然供之。夏無蚊。悔長五乃徹夜熏蚊。侍母枕上。扇之。冬無被。自脫衣庇母。己則卧爐邊。以禦寒。如此者三十年矣。隣里感其至孝。與眾相謀。沽美酒一大樽。馱馬以為母壽。其村吏川寄平。歲聞之。召長五。問其孝狀。長五茫然。答以不自知其所為之。為孝平。歲乃問其行狀於隣舍。具書以聞。縣吏上坂某。安右衛門某乃賞以米若干。縣吏川寄某。平左衛門亦與金

又曰方今
恤火災亦
可且可不
感其行
以於其基

若干賞之。實辛酉春正月也。是月幕府命大岡越州。旌表其孝。賜銀二十枚。夏又賜田七段。以為養母資。于時母年八十八。有司命書米字以獻。母乃急學書。米字大書米字以獻。隣里聞之。來乞書米字者。蟻集于其門。長五既蒙恩。恤家又富。寶曆間。以壽終于家。善諷子曰。嗚呼。孝百行之首也。為人子者。孰不知孝之為善行哉。而或為人慾所蔽。不顧父母之養。甚則身陷于刑辟。以污辱父母。其亦何心也哉。長五生乎太平。奢靡之世。苦節三十年。如一日。非至性而烏能如此哉。

玄世傳人傳 五續上 三十一 蒲生氏村

坂谷朗廬曰。純孝如長五。使之有學。必能為益于世。不特孝以長羨俗也。又不必苦節經三十年也。余於是知人不可無德。又不可無學識也。

岡田后得曰。古之人古之人。可使高山彥九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山口庄右衛門傳

庄右衛門者。大和國十市郡八条村長。山口與十郎男也。寶曆間凶荒。與十與同郡八村長合議。乞減租於幕府。幕府罪其結黨強訴。皆籍沒其田宅。流之伊豆新島。庄右力作奉養祖母。纔生活。又時々作不封書。贈流人書不許封。緘故曰之開文。以贈配所。慰籍其父。祖母年過古稀而歿。乃欲抵配所事父。遣弟清右於江戶乞官不報。明年適有自新島遇赦來者。說與十病眼艱苦之狀。庄右不自勝。益欲往配所。謀之伯父。遂請之領主。領主為請之。幕府幕府亦感其孝。竟聽之。明春庄

朗廬曰。方今改制。此等罪斷無此事。天恩可仰。又曰。此事欲有良制。又曰。至誠感動抑為上者亦美。

元一 卷八 傳 五編二 三十一 蒲生氏村

朗戶曰好領主

又曰發言即真

又曰余亦嗚咽

又曰寫得淋漓動人

右付妻子於外家賣衣物為路資將發詣領主邸告別領主問其所齎多少庄右以實荅領主曰糧盡將何如庄右曰苟土而有之則我將種而獲之領主及聞者皆感嘆贈錢財助之幕府給舟送之庄右既至新島則父與十兀然坐于方可九尺草庵兩目不見物告庄右至弗信庄右接膝語乃信悲喜交至嗚咽不能語庄右居數月乃種蔬播穀地瘠不殖種木綿煙草以代米或刷蕈薛葛根以充糧後又開墾山澤得沃土種米麥竟得不乏島人觀其力作苦行往往有為孝子者焉庄右之未至新島也有老婆阿福者

又曰優漂母數等

又曰讀之感嘆况親聽者乎

憫與十盲善視之至是一日方與十他行問有妻子乎否庄右曰有然曰有則勞吾父心思故秘不告也阿福歎歎感嘆居有年島吏感其至孝上疏乞赦得允與十父子還江戶途上觀者如堵云此輩昧於善諷子曰庄右之行可謂苦矣既力作以終養垂八十祖母而又赴海島養盲父領主感焉幕府感焉所謂孝子不匱者耶噫此史筆燈舌皆望眼坂谷朗廬曰長五庄右二傳純孝連璧雖匆卒評閱亦唯有淚而已不知其他也

聚亭曰余未識西許生為何人而齊高作一首千里郵送今錄于茲不負其厚意

又曰出生亦千里神交人也遠辱贈詩錄以鳴謝

又曰

讀偉人傳賦呈

編傳偉人且細評。戊辰之際最詳精。八洲艸木秋霜緊。邊海風魚夜夢驚。從古亂邦殲志士。于今正氣翼升平。聞將替德持名教。史筆欽君答聖明。

明治十四年

吉備 西許生拜稿

網常墜地欲難牽。何惜微軀為國捐。世道可歎歸污下。人心恰好閱高篇。先生豪氣世間識。我輩粗狂誰復憐。奉教經筵果何日。夢飛夜々俎馮邊。辛巳五月 秋田 出祐五郎拜具也 近世偉人傳五編卷之上終

010190530308

48-13348

